

音聲的開花

著廉維葉



葉維廉著

花開的聲音

• 有版權 • 不可翻印 •

• 四季文萃 •

17

花 開 的 聲 音

作 者 / 葉 維 廉

發 行 人 / 葉 聖 康

出 版 / 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郵政13-18號信箱

發 行 / 四季 • 桂冠聯合發行部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14號2樓

電 話 : 3929134 • 3911407

郵 撥 : 1 0 5 6 2 6

門市部 : 臺北市成都路1號中國書城

出版登記 / 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319號

印 刷 /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內文)

臺北縣中和鄉中山路二段637巷37號

電 話 : 9 5 2 1 2 9 1-2

高山印書有限公司 (封面)

第 一 版 /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花開的聲音・目錄

代序：我和三、四十年代的血緣關係

第一輯：生日禮讚

我們忽略了許多事實

一點預言

酒

堂前

十四行二首

信札二帖

元旦——一九五七

城望

塞上

三 七 〇 三 四 五 六 六 六 六

七四

生日禮讚

第二輯：賦格

賦格

致我的子孫們

夏之顯現

追

逸

「焚毀的諾墩」之世界

赤裸之窗

斷念

仰望之歌

內窗

八三
九二
九五
一〇二
一〇三
一〇六
一一三
一二八
一三〇
一三四

三九

第三輯：降臨
降臨

一四二

第四輯：公開的石榴
花開的聲音

一四三

公開的石榴

一五〇

河想

一五五

舞

一五九

有文鳥鳴叫

一六三

白色之死

一六九

聖・法蘭西斯哥

一八〇

曼哈頓

一八七

聖誕節

第五輯：遊子意

一七

暖暖的旅程

一八

愁渡

一九

附錄：葉維廉寫作年表

第六輯：愁渡

我和三、四十年代的血緣關係

很多讀者初次接觸我的詩，是我第二本詩集「愁渡」（一九七二），第一本詩集「賦格」（一九六三）出版的情形極不如人意，根本沒有發行，後來流離失散，市面上一本也找不着。「愁渡」中雖重刊了「賦格」時期的一些較為重要詩作，我形成期的三、四首早期的詩在「愁渡」中便完全被剔除，我形成期詩作的痕跡，在「賦格」中已經不多，到「愁渡」裏幾乎無法看見。

我早期詩的面貌是怎樣的呢？在「賦格」出版之前，或應說，我在臺灣發表作品之前，曾有每天在日記裏寫詩的習慣，個人的夢和感受，社會上大小的不平，我試圖以種種五四以還我認識的詩的方法和技巧去駕馭，我那時頗有恒心，一共寫了三大本，都沒有整理出來發表。在這個之前，我十六歲那年，開始寫我的第一首詩，題目是「海裏一朵花」，發表在香港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這首詩很幼稚，那是很自然的事。我以前不敢給人看我早期的作品，怕人笑語言的不工，

所以一口氣把日記全部燒掉，我現在非常的後悔，作品好壞有什麼關係，那是成長的痕跡啊！看過我這些日記詩的，僅妻子慈美一人。「海裏一朵花」最近給我找着，詩是不好，但回顧起來竟有幾分的眷戀，因為它代表了我少年時代的夢的追尋，它滲着一些新月派不成熟的語病和某種真誠的追望，我那時的詩多半如此。我把它抄在後面，算是一種紀念，也算是爲那時的我留下一點痕跡，請原諒它的無力：

淡藍的海裏一朵花開出來了

落寞裏我追尋一個遺失的魂靈

一艘熟識的帆船無意從水面劃過

於是礫碎了這一剎那夢幻的輕盈

空間的枯寂不容許彩色瘋狂的躍動

脚下只留存一些輕微的水擊岩石的響聲

足踝啊！把它浸在海의深邃

讓春水的冰冷把一個迷惘的夢喚醒

褪色的陽光從暮靄的幕後隱沒

藍色的律韻裂成碎片代替溫馨

光前寰宇的璀璨已在夜的舒展裏室死

朦朧的眼睛裏彷彿閃過隕落的星星

那時的詩，有一部分刊登在我和崑南、無邪合辦的「詩朶」詩刊（香港出版），這本詩刊才出了三期便夭折，裏面的詩大都不成熟，尤其是我自己的，現在只錄幾個詩題便可見那些詩大都是「傷他夢透的」（Sentimental）汎濫的感傷主義：「斷垣的殘歌」、「魔笛的變奏」、「魔鬼的夢」、「什麼才是你生命的顏色？」「六月的輕揚。」

我對於這種軟弱無力、美化呻吟的詩的覺醒，在「詩朶」夭折之前便開始，這個轉變恐怕還得歸功於李廣田的「詩的藝術」，劉西渭的「咀華集」及朱自清的「新詩雜談」，他們對於文字的藝術，真可謂是一絲不苟的耐心的追問，對文字、意象、意義全盤的推敲，就以他們對卞之琳的「白螺壳」的反覆討論，那種用完全開放的心胸以求詩的意義得以全面的放射，好細的玄思，好深刻的同情，又在擁抱馮至十四行所開放的平凡而深寓哲理的世界時，使我們覺到情感的凝鍊，而我那時頓覺狂濤以外還有緩緩溢出的動人的豐滿。在我當時手抄的批評文字中，以劉西渭下列一段話，對於當時的我尤為重要：

徐氏（志摩）的遇難是一種不幸，對於他自己，尤其對於詩壇，尤其對於新月全體，他後期的詩章與其看作情感的涸竭，不如譽為情感的漸就平衡，他已經過了那熱烈的內心的激盪的時期。他漸漸在凝定，在擺脫誇張的辭藻，走進一種克臘西克的節制。這幾乎是每一個天才必經的路程，從情感的過剩來到情感的約束。偉大的作品產生於靈魂的平靜，不是產生於一時的激昂。後者是一種戟刺，不是一種持久的力量。（咀華集、一九三六年、一三〇頁。）

劉西渭說的不只是後期的徐志摩，還有聞一多。其實，聞一多是五四時期詩人中最用功於文字的藝術的，譬如他在側面攻擊創造社詩人的文章裏，便曾說：

你沒有聽見他們天天唱道「自我表現」嗎？他們確乎只認識了文藝的原料，沒有認識那將原料變成文藝所必須的工具，他們用了文字作表現的工具，不過是偶然的事，他們最稱心的工作是把所謂「自我」披露出來，是讓世界知道「我」也是一個多才多藝，善病工愁的少年……還帶着幾滴多情

的眼淚！（聞一多全集卷三第二四六頁）

每一個詩人要從「善病工愁」的少年維特走出來，除了「情感的約束」之外，還待詩人在文字上收斂。凝定與錘鍊使後期的徐志摩與聞一多做了三十年代不少詩人的導師，其中卞之琳以嚴謹的頓挫的節奏和律動調和口語，便是從徐、聞二人的凝定出發，他的格律詩，做到徐志摩所要求的內在的音節與外形字句整齊有血脈有跳動的配合（見徐志摩「詩刊放假」一文，原刊「詩刊」第十一期，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他的自由詩也具有同樣嚴謹的節奏。從聞一多所要求的文字的錘鍊出發的，最突出的便是農民詩人臧克家。臧克家與聞一多的血緣關係他自己說得最多最詳（俱見聞一多全集），我這裏只抽出幾句當時我印象最深刻的句子以見一斑：

（一）日頭墜在鳥巢裏

黃昏還沒有溶盡歸鴉的翅膀

（二）一個跌不死的希望

（三）陽光撥開隔夜的眼睛

（四）痛苦在我心上打個烙印

刻刻驚醒我這是生活

(五) 一萬枝暗箭埋伏在你周邊

伺候你一千回小心裏一回的不檢點

(六) 背上的壓力往肉裏扣

其中第一例是變自聞一多的「鴉背馱着太陽／黃昏裏織滿了蝙蝠的翅膀」和唐詩中常見的「昏鴉」的形象，他那兩句的獨特處在「詩眼」、「溶」字。同理第六例傳神處在一個「扣」字。

這種擬定與錘鍊是當時的我需要的。我猛讀五四以來的作品，在十五、六歲便開始，我從貧窮的農村流落到香港，憂國思家，那些書最能給我安慰，我曾在「中國現代作家論」編後記裏記下此事。我約略說，當時我讀到的作品，使我作爲一個新文學作家的血緣關係未曾中斷，在感受上、語言上、思潮上有一種持續的意識，這是我的幸運。但我那時很窮，書買不起，只有猛抄，抄了五大本；五本中抄得最多的詩人包括馮至、卞之琳、何其芳、王辛笛、穆旦、梁文星（即吳興華，他的詩大部份由宋淇在香港發表，由我商得濟安師的同意重刊於文學雜誌）杜運燮、袁可嘉、艾青、臧克家、梁遇春、曹葆華、戴望舒、廢名、陳敬容、殷夫、蒲風、羅大剛、袁水拍等，其中穆旦、馮至、曹葆華、梁文星是我在臺大外文系做學士論文的素材（譯爲英文。）這些人對我的語態、意象、構思都曾有過相當的影響，我在日記裏寫詩的時期，曾多方實驗過他們的句法。在此我無意一一布列，但熟習那個時代的詩的讀者，即在我脫離了他們的風格以後的詩也

可以看出痕跡來。試列二例：

葉：

仙桃與欲望

誰弄壞了天庭的道德，無聊，

或談談白鼠傳奇性的魔力……（賦格）

卞：（醒來天欲暮，無聊，一訪友人吧）

（距離的組織）

葉：裂帛之下午披帶著

黃銅的聲息

（降臨）

辛笛詩「秋天的下午」：

陽光如一幅幅裂帛

但這些痕跡，已經被化入了我自己的風格中，除了單句獨立來看相似外，全詩的詩質、結構、表

現和他們還是很不相同的，只有在我早期一些未發表的詩中始較顯著，這一點後面會略加引述。我想比較有意義的是說：除了擬定與錘鍊之外，我在他們的詩裏學到些什麼技巧？或者說，他們的詩曾經給我提供了什麼？我無法在此對他們一一細論，這必需留待以後作專論。我來擇其對我特別相關者談談。

上面提到王辛笛，最有趣的是：我「降臨」一詩的前面數行，曾獲得李英豪（在一九六四年）及顏元叔（在一九七三年）幾乎完全相同的喜愛和解釋，二人大致認為一個意象藉聲藉色衍生另一意象，而最後的全組意象成爲一個有機體。茲將顏元叔的分析錄出，然後我再回到王辛笛的詩的討論。

第一行「裂帛之下午披帶着」，緊接第二行「黃銅的聲息」。「聲息」與「裂帛」都是聲音的意象……互相呼應；「黃銅」是累加的新題意……第四行「旭陽之劍」，幾乎逸出已建立的意象格式，但「劍」與「黃銅」俱是金屬，有其關連。「旭陽之劍」是光芒與金屬的結晶，於是第八行迴響着「星之金磔」。第九行「野蠻的銅鑼之一響」，把到此為止的「音響」和「金屬」都呈現出來……第十四行的「歡樂的箭簇」，一方面迴響着「旭陽之劍」，另一方面迴響着「裂帛之下午」所形成的心靈上的振奮。第

十五行的「果臉」呼應着（十行的）「雲的樹木」，（十三行的）「青春的穀粒」，「射出」自然跟隨「箭簇」，而「閃爍」、「旭陽」、「金磔」全為一體。第十七行再重覆着：「裂帛之下午……」這些意象語由於前者誕生後者，後者呼應前者，自然形成一個謹嚴的有機結構。（「談民族文學」，一九七三，第二七五頁。）

要掌握一首詩的統一性，從感性方向出發，先要罩住氣氛，氣氛的調和可以把不同層面的意象和經驗溶合；從知性出發可以安排理念可觸事物的應和。這兩者在詩發生的時候應該是感、知結合不可分，但二者都要文字、風格的統一。「氣氛的掌握」最成功的莫過於王辛笛，我曾說我和他句同詩質不同，這話大致不錯。但我無法否認他掌握氣氛的手法曾給我啓迪，他那首「秋天的下午」是這樣寫的：

陽光如一幅幅裂帛
玻璃上映着寒白遠江
那纖纖的

昆蟲的手 昆蟲的脚

又該黏起了多少寒冷

——年光之漸去

(一九三六)

把最後一句（我認爲是敗筆）去掉，這視覺的透明性，可以直追甚至超過小謝的「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和靈運的「空水共澄鮮。」在這一個層次上，我想我和辛笛、二謝、王維、馬、夏至雲林都緊緊的通着消息的，這或許可以作爲我後來全心研究和發揮山水詩和王維的一個註脚吧。

辛笛也善於冥思物象而從物象的平凡而親切的呈露裏引出宇宙永恒的律動，如他的小詩「航」：

帆起了

帆向落日的去處

明淨與古老

風帆吻着暗色的水